

# 戴雨農其人其事 (二)

費雲文

## 摘奸禦侮策應多方

日軍方面，自塘沽協定以後（塘沽協定以前「華北國」的故事，詳情已在拙著戴雨農與鄭介民一文中敘述），更加强了對華的特務活動；日本關東軍即在我冀東非軍事區通州和唐山等地，設置特務機關，由最著名的「中國通」土肥原賢二任機關長；與我地方行政機關接觸。先以威逼利誘的手段，慫恿我派在冀東担任行政督察專員的殷汝耕，于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，成立偽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」，發表獨立宣言，公然與我政府斷絕關係。然後再向我駐防平津的軍事長官宋哲元接觸，施以壓力，促其步殷後塵，脫離中央，為實現「華北五省自治」鋪路奠基。陰謀詭詐，巨患方殷。戴先生多方部署，深入敵間組織；將土肥原活動的詳情，與宋哲元、蕭振瀛交涉的經過；以及宋虛與委蛇的態度，隨時查報。政府因能預為防範，對宋多所指示，加強聯繫，處處先機防制。日人「華北五省自治」的狡謀，始終無法實現。

日軍的特務活動，不但在華北一帶頗為猖獗；而且深入我內地。我國失意政客與無業游民，往往貪圖私利，甘心為敵人收買，當漢奸。至民國廿五年，活動頗為積極，遍及上海、鎮江、廈門、河南、濟南等地；大都藉日本租界或日本商行機構的掩護。當時，日人持強蠻橫；政府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，如無確實證據，不能逕予逮捕。但如聽其任意活動，不予裁制；則浸潤腐蝕，後患無窮。戴先生乃下令所屬，多方密查監視，設法取證；先後破獲「先鋒隊」、「自治會華北分會」、「護清國民會」、「中華民國同盟會河南支部」、「華南國」、「暴力團」等組織多起。

廿五年底，又發現鄭州通商東巷九號的文化研究社，是日本間諜機關。其中志賀秀二、山口勇男、田中敏夫等三日人行動詭秘，勾結華人，將有逆謀。戴先生聞訊，親往鄭州策劃，力謀取證破捕。次年一月四日晨，山口勇男知道機關敗露，已被監視，情急心虛；在一名華人趙龍田引導之下，翻越後牆脫逃，被戴先生預伏在牆外的工作同志乘機逮捕，嚴訊趙龍田。於是根據趙的

供認，由鄭州專員公署出面，進入「文化研究社」搜查；當即根據查出的文件中所發現的漢奸姓名住址，分別偵查逮捕歸案。

日軍的特務活動，既無法使宋哲元等就範，實現其「華北五省自治」的陰謀；於是改由關東軍軍方進行另一次新的侵略行動，當宣佈為「蒙古人建設蒙古」。由參謀長東條英機督責全盤計劃，派參謀田中隆吉指揮偽李守信軍，對察綏作進一步的軍事侵襲。廿五年春天，即已攻佔寶昌、康保、化德、商都、張北等五縣；十一月，再指揮李守信與另一偽軍王英，率部分四路進攻綏遠。東路以王英部為主，分三路，進攻豐鎮、集寧、陶林；北路以李守信部為主，直指綏遠省會歸化城。

蔣委員長先已得到戴雨農的情報，於是調湯恩伯的第十三軍北上，並令防守綏遠的第卅五軍發表談話，決予來犯綏遠的任何部隊迎頭痛擊。十七日，蔣委員長親赴太原，督策抗敵事宜。戴先生對王英和李守信部的策動，早在廿四年即有安排；最主要的關係人是北平世家子弟，

担任張家口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的張季春。張與戴先生，素昧生平，但很傾慕戴先生，對戴在北方的情報組織，也曾有若干義務性的協助。當張見到戴以後，感覺他「威嚴而誠懇，剛毅而親切，對人有感染力和吸引力；每一句話都能扣人心弦；使人不期而然的敬服他的真誠、正確、忠義；而從內心裏不願反對或輕慢他，毫不勉強的相信他是一位大可信靠的領導者」。因此，張在戴亦誠血性相感的互信之下，接受了戴先生交付他的祕密而重要的任務。利用他與德王、吳鶴齡、李守信等友好關係，展開聯絡策動的活動。

除張季春以外；戴先生派往策動李、王偽軍的，尚有由北平派去的王植甫，取得王英的信任，担任參謀主任要職；由陝西派去的苗秀圃、李賀民，也在王部張萬慶師部第一旅，取得營長和旅部副官的職位；而和旅長安華庭、團長王子修等多方接觸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，偽軍分路來犯，並有飛機助戰；我第卅五軍與第十三軍分頭抵抗。正當戰況激烈之際，事先經張季春策動成熟的王英部旅長石玉山，以及苗、李等聯絡成功的王部旅長安華庭、團長王子修；突然率部在前線起義反正，宣佈效忠中央。王英部頓時士氣沮喪，狼狽退兵。另一路李守信部，也因爲張季春的策動，虛幌一槍的撤走了事。廿四日，我軍乘勝追擊，一舉攻克百靈廟；澈底粉碎日軍「內蒙分離」活動的陰謀。

冀東方面，自殷汝耕叛國，在日軍卵翼下，成立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」以後，甘心爲虎作倀，殊堪痛恨。同時，他是第一個敢於公然沐猴而冠的中國人。（偽滿洲國的溥儀，原爲遜清宣統皇帝，性質和殷逆不同）爲了伸張國法大義，戴先生積極策動他用以維持偽政權的武力「冀東保安總隊」。

「冀東保安總隊」有第一、第二兩個縱隊，總共約一萬五千人；縱隊長爲張慶餘、張硯田。民國廿五年九月，戴先生的部屬尙振聲，以戚誼關係，透過該一、二縱隊的督察長方誠澤，與張慶餘、張硯田取得聯絡，彼等欣然應允效忠中央。戴先生即據以密呈軍委會，賦予國軍番號。（委令未發）正在待命反正，擣股獻俘；旋因西安事變而暫停進行。但因方的行動過於積極，引起殷逆懷疑；于廿六年，將方撤職，以致聯絡中斷。

戴先生再接再厲，派吳安之重起爐灶，繼續進行。吳找到張慶餘的同學傅丹墀，和張等接洽。另由王撫洲邀同二張的直接長官前任師長陳貫羣赴天津，約張慶餘來談，勉以大義；張表示願服從中央命令。加以吳的身份信用。於是，在吳的介紹和保證之下，張慶餘和張硯田化裝商人，親由通州到北平，與戴先生派在北平負責的李果謹見面，當面表示絕對棄暗投明，擁護中央；並派沈恩波爲代表，赴南京見戴先生。適戴因公外出，由鄭介民代表接洽。沈表示一切準備就緒，專候戴先生命令發動。

戴先生顧慮到「冀東保安總隊」的捉股反正行動，如發動過早，將會被日軍引爲藉口，另起糾紛；所以一直保持聯繫，未下令行動。七七抗戰既起，此種顧慮消失，乃下令張等相機行動。張慶餘與張硯田于七月廿九日上午開始行動，宣佈起義反正；先捉拿殷逆汝耕，再焚火藥庫等軍事設施，殺死敵軍二百餘人，離開通州，前往北平，準備與宋哲元的廿九軍會師。詎料，廿九軍已于當天清晨撤離北平；而張部又遭敵軍第四



民國十八年七月戴笠將軍（後排左起第一人）在北方從事情報工作時與友人遊泰山，在泰山絕頂道觀中留影。前排左起第一人爲陳布雷。

混成旅團的閩變來襲。張等進退維谷之下，且戰且走，由西山小徑經門頭溝南下；殷逆汝耕，乘亂逃匿，被敵軍救走。(抗戰勝利後，殷仍被捕，按漢奸治罪，明正典刑)。

張慶餘和張硯田找到吳安之，與戴先生的保定站取得聯繫，由王撫洲與他們聯絡；將部隊交給萬福麟部收編，發表張慶餘為新軍督練處處長，張硯田為新編第二師師長。王並陪同他們赴上海和戴先生見面。

吳安之回到天津，進行一項更重大更有意義的工作；陪同一位過去東北重要將領的子弟，應戴先生之請，前往上海，密商前往東北發動羣衆，從事抗日游擊活動。

### 誘捕韓復榘維持法紀

抗戰開始，上海戰場方面，戴先生爲了有效的配合國軍作戰，倡組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軍(後來發展爲忠義救國軍)，還有其他情報活動(詳見拙著戴雨農與忠義救國軍)。

華北戰場，敵軍攻佔平津以後，二面向綏遠和平漢線進犯，分進合擊；以圍山西；一面沿津浦路南下，以爲策應。中央以山東河北一帶，大都爲馮玉祥的舊部；爲了指揮方便，任命馮爲津浦線的統帥。馮因擁有重兵的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，原係他一手提拔；所以對出任方面，抵抗強敵，極具信心。不料他到濟南，韓却對他十分冷淡。當敵軍沿津浦路南下，直指山東之時，馮下令調韓軍堅持抵抗。韓軍竟以「未奉韓主席命令，不能行動」爲由，抗不遵令；反而不戰而退，坐視敵軍于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在青城、濟陽間渡過



戴笠將軍在軍統局烈士公墓前留影。

陽間渡過

黃河。廿四日，韓撤離濟南，將其主力移往魯西的單縣，曹縣，城武等地

；對敵軍避而不戰

；以致津浦線兩側

門戶洞開

。敵軍因得長驅直入，連下泰安、濰縣、博山、大汶口、濟南等地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河南、山東一帶地方人士，對韓痛恨之極，大有「皆曰可殺」的氣氛。

韓復榘抗命不戰，保存實力；嚴重的影響了整個國軍的士氣和北方的戰局，何況，他一向與日謀有勾結。土匪原曾鼓勵他不抵抗，等到敵軍佔據山東後，將扶持他爲「魯中國」的國王；如「滿州國」一樣，稱孤道寡。韓頭腦簡單，慾令智昏；居然信以爲真，中敵分化毒計。如不及早正以國法，則他人觀望效尤，各保實力；勢將全局瓦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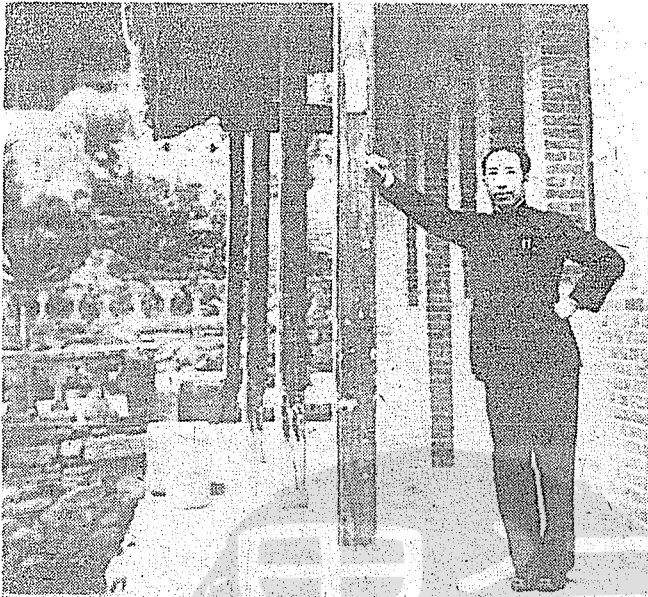
蔣委員長乃于民國廿七年一月十一日，下令革除韓的本兼各職，拿交軍法執行總監，依法懲治。當時，韓握重兵，既然公然抗命，當然有所挾持；如何確保機密，順利拿解法辦，大成問題。此一關係抗戰前途的重任，由戴先生承擔。

先是，當抗戰開始之初，戴先生即向中央保荐楊蔚爲鄭州警察局長，佈置那一方面的安全維護和掩護秘密情報工作；爲將來蔣委員長可能坐鎮鄭州，指揮北方軍事時，預作準備。

戴先生奉到拿解韓復榘的密令後，帶領梁幹喬、毛人鳳、王兆槐幾位同志，到達隴海線。戴先生本人特地在鄭州逗留，找到楊蔚，吃飯洗澡。談起韓抗命不戰之事，戴先生却正色對楊說明：「韓主席是蔣委員長的幹部，怎可如此說他壞話？蔣委員長將要來河南開軍事會議，韓主席也在被請之列，你應當佈置幾處招待地方」。楊聽他如此說話，莫測高深，祇好唯唯待命。

不久，韓復榘接到讓他去開封開軍事會議的命令，並且准他帶領衛隊一營人。同時，韓也接到他派在鄭州的密探報告說：「中央對韓主席很器重，楊局長說韓主席壞話，被人指責；現正在準備住處，招待開會人員……」於是，韓不疑有他，帶了他最心腹最精銳的手槍旅一團人，掛專車由隴海路西上開封。

當韓的專車到達開封，戴先生已佈下網羅，由王兆槐負責指揮，突然拉起緊急空襲警報，車



戴笠將軍在西安西京招待所內留影。

站人員，動了手脚，以躲避警報為由，將韓的手槍旅衛隊所乘的列車，加速度開到事先埋伏好的地方停下；在四面機槍圍繞之下，繳了手槍旅的械。韓的隨身衛士廿人，由憲兵帶頭，跑步避往指定的防空洞，一律繳械。韓本人則在休息室內被王兆槐逮捕，押上事先準備好的專車，直開漢口，解送軍法審判，于廿七年一月廿四日判處死刑。

由於韓復榘的明正典刑，他留在山東的部隊由孫桐萱負責指揮，振作起志氣，認真抗戰；同時，也足以昭示天下，軍令如山，國法尊嚴，也足以收到警戒頑愚，堅定信念的實效。因此，才啓導了後來的魯南大捷，才奠定了長期抵抗必勝的基礎。

### 保衛大武漢涉險犯難

自我軍抗戰開始至撤離南京，中華民族五個月的堅強抵抗，使敵軍付出極大的代價，也驚醒了敵軍速戰速決一舉鯨吞的迷夢；於是，日本政府挽留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我提出「和平條件」：(一)承認滿洲國(二)在必要地區成立不設防地帶，成立特殊政權(三)中日滿三國締結經濟協定，修改關稅稅則，(四)支付賠償費，並且聲明談判時不停戰。由中國派員赴指定地點直接交涉。蔣委員長當即嚴正拒絕此一城下之盟的條件，發表文告，昭告全國，闡明：

「日本侵略中國，實乃侵略世界的開始；中國抗戰，是我民族獨立生存而戰，同時也即為國際和平正義而戰。目前情勢無論如何轉變，唯有向前邁進，萬無中途屈服之理」

日本政府既無法以勝利者的姿態，迫我就範而結束戰爭；乃于民國廿七年一月十六日，發表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」的聲明，隨即從事對徐州和武漢的攻略。

事態的發展，已經很明白的顯示：這一次中日之戰，將是一場持久性的生死大戰。

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；應付持久性的戰爭，需要部署嚴密的情報網；而為了加強情報組織的功能，也必需加強建立暢通無阻的無線電通訊，戴先生當即以保衛大武漢為中心，積極部署各地的情報組織和無線電台。對敵軍行動，增援和傷亡補充情形，以及一切軍事設施等，均能及时查報。國軍據以應敵，常得先機之利。

另為牽制和遲滯敵軍攻略武漢的軍事行動，戴先生特下令潛伏在上海的行動組織和在敵後活動的忠義救國軍，組織游擊小組，隨時襲擊敵人，炸毀敵機，焚燒敵軍火糧秣，破壞交通線。其中尤以「七七」、「八一三」兩次抗戰紀念日在上海所發動的大暴動，最為轟動，五個行動組和忠義救國軍一個大隊，同時分五路，攻擊上海的敵軍和倉庫。以及虹口軍用機場，火焚、爆炸、襲擊，一時並舉，並且散發傳單四萬份；不但使敵人蒙受巨大損失；最重要的是使敵人風聲鶴唳，受到威脅，不能不多留足夠兵力，以資「鎮壓」。

南京方面，漢奸梁鴻志，溫宗堯等，在敵軍

卯翼之下，于民國廿七年三月成立偽「維新政府」，為敵效命。戴先生為了振奮陷區民衆對抗戰的必勝信念；同時也為了牽制敵人，使其感到其後方，處處都惶惶不安；下令南京附近的工作同志，對偽組織施以聲勢浩大的打擊。七月廿五日，在戴先生的情報組織南京區的瓜埠組的統一計劃指揮下，出動八個行動小隊；同時襲擊南京全區的偽組織機關；在偽「維新政府」、「立法院」、「教育部」、「內政部」等處投擲手榴彈；與担任防守的敵偽憲警巷戰；死傷敵偽多人。並且衝入偽「市政督辦公署」，擊斃偽職員多人，炸毀部份房舍，偽軍首長任援道也受輕傷，當夜逃往蘇州。

武漢保衛戰，由於國軍的奮勇抗戰，以及戴先生的種種行動的配合；所以南有瑞昌之捷，北能阻敵大別山下；而使敵軍付出卅萬人傷亡過半，費時六個月的代價，我始放棄武漢。

當武漢棄守之際，戴先生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任務，那就是「反資敵大破壞」。

這項任務，是為了解決長期抗戰的戰略需要；工作的目標，是將武昌、漢口、漢陽三地與軍事有關的設施、廠礦、物資，用爆炸焚毀手段，加以徹底破壞；免資敵用。根據軍委會的命令，是由武漢衛戍總司令部指揮，軍統局負責執行，（軍統局成立的經過，詳見下一章）。戴先生為此事與郭總司令會商，決定在總司令部下設爆破大隊；由軍統局湖北站站長朱若愚兼大隊長，陸鍾俊同志為副隊長，統轄工程師、技術員若干人、工兵三連、警衛團一連、憲兵一排；戴先生為

了加強爆破的效果，特地從他設在隨豐的訓練班中，調來六十名長於爆破的畢業生，參與其事。原計劃爆破目標卅八處，縱火目標六十七處，總共一百零五處。當時，衛戍總司令部雖然不表示反對；但有些其他人士，不以為然，態度冷淡。

戴先生勉勵同志們：「必需忍耐，目前的情勢，爭辯無用，一切靠自己；祇要不和他們發生誤會，就可以減少工作上的阻力；盡量減小阻力，才有成功的可能」。為了不負上級，澈底完成任務；立即召集在武漢的軍統局重要同志開會商討，組織若干工作小組，攜帶應用器材，到達分配地區。戴先生決定親自留在武漢，督導這項任務；任務未完成，決不先離開。廿二日，各項準備工作完成，戴先生親自逐一巡視檢查。

當反資敵大破壞的最後一次開會時，敵軍的先頭部隊已過黃陂，距離漢口祇有卅華里了。有人顧慮戴先生的安全，勸他先行離開；大破壞的工作，由大家負責完成。戴先生沒有接受大家意見，並且慨乎言之向大家表示：

「我們腳踏實地，奮鬥到底，效忠領袖，必須貫徹其主張，決不臨危退避，虛偽堵塞；縱然因此粉身碎骨，作一無名英雄，也樂為之」。當即下令與此一工作無關的人，一律先行撤退，（連他自己的轎車、司機、副官都在其內），隨自己貼身服務的，祇留郭斌、王魯翹二人；郭司總務、王司警衛。

十月廿五日薄暮，國軍已全部撤離武漢了，戴先生才接到開始破壞的電令，開始行動。由於顧及到市民的財物損失與若干外僑的可能被波及

；原來決定的破壞目標，再加修正，而將漢口特一、二、三區的破壞部份與武漢三鎮市區內的縱火部份，一律取消。于當晚七時開始至十二時為止，共破壞目標六十九處，達成任務。全部工作人員于廿六日在艾家嘴集合，向宜昌撤退。

當時，武漢市內，秩序已亂，長途電話不通；法租界也將與華界相通的道路封鎖，緊閉柵門，禁止通行。

戴先生因處法租界之內，無法撤離；乃由郭斌越牆而出，尋覓交通工具，找到一艘機件不全的汽艇。經與某汽車修理廠情商，派出優良技工，漏夜修妥，加滿汽油；並且權充汽艇駕駛。再由盛經理親駕消防車一輛，以搶救火警姿態，衝入法租界，接出戴先生和王魯翹，登上汽艇，急駛周家口。

可是，好事多磨，正當汽艇鼓浪前進之際；又被停泊在長江中的敵軍水上飛機發現，立即以機槍掃射。所幸，天氣昏暗，無甚損失。於是，急忙折回，改由內河向沔陽進發；又被岸上土匪發現，鳴槍呼停，準備搶劫。當時，事機緊迫，進退兩難；郭斌與王魯翹乃毅然開槍還擊，一面加速馬力，急駛通過。廿七日午後，眼見沙市在望，汽艇又發生故障擱淺；祇好改僱民船，繼續前進，才化險為夷的到達沙市。轉往長沙，指揮軍統局的辦事處，西遷重慶。

敵軍攻佔武漢以後，為了鞏固外圍據點，于是年十一月十二日攻佔岳陽，搜索新墻河。我在長沙的湖南省主席張治中，却倉惶失措的火焚長沙，還自以為是「焦土抗戰」。武漢的「反資敵

大破壞」，事先有極縝密的計劃，臨事又經戴先生親自坐鎮指揮，撐持到最後關頭；破壞的目標，祇限於可能敵敵的軍事設施，廠庫物資；所以才有很好的效果。張治中的火焚長沙，既無詳密審慎的計劃目標，自己又不能處以鎮靜，簡直如同兒戲。結果玉石俱焚，不但並未收到困擾敵軍的效果，反而形成市民的空前浩劫。

### 主持軍統局加強部署

蔣委員長爲了支持長期抗日戰爭，爭取最後勝利，在大的策略上有充份的準備，並且付諸有效的實施。

戰略上，採取「以空間換取時間」的策略。必要時，寧可放棄若干土地，以爭取時間；但必需使敵人對所得到的空間，付出重大的代價。打的是「消耗戰」。依此戰略，將敵人引入內地；使其戰線漫長而感到處處薄弱受制，交通運輸，時時有被切斷的可能；因而由過份自信轉爲緊張枯竭，以有利於我軍的乘勢反攻。因此，我軍應當主動的選擇主要戰場與敵軍決戰，而非被動的孤注一擲的與敵軍硬拚了事。在此策略之下，長江流域的城市攻防戰，是我們主動選擇的決戰場所之一；如不能確保，則後退到大西南的丘陵腹地，與敵軍作最後決戰。

政治上，盡量團結全國力量，加強黨政的密切結合，以進行全面抗戰。于民國廿七年三月，在武漢舉行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，通過「抗戰建國綱領」，選舉蔣委員長爲中國國民黨總裁，確定「抗戰建國」方針，爲全國在戰時所共同追求的任務目標。四月，再組織「國民參政會」

，由各黨派、各社團代表、社會名流、公民代表等二百人所組成；爲戰時的最高決策機構，性質上如同戰時的國家議會。

由於戰區日廣，戰爭的性質，由純軍事轉變爲全民總體戰；事實上需要一個規模更大、能兼應各方的強有力的情報機構。因爲戴先生所主持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，六年來，工作成效非常優越；所以，這一項更重大的任務，「不作第二人想的」要他去肩負承擔。

民國廿七年八月，軍委會的調查統計局改組，原來第一處的業務和人員，轉移到其他部門。戴先生所主持的第二處，擴大升格爲軍委會調查統計局（簡稱軍統局）。軍統局局長的編階爲中將，由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兼任，戴雨農先生爲副局長，負責實際責任；設秘書主任一人爲幕僚長，（首任鄭介民，民國廿九年後，由毛人鳳接任，內勤機構，有處（室）、科（組）、股等層次，曾經担任處長的，有楊繼榮、何芝園、劉培初、魏大銘、趙世瑞、徐業道、王新衡、鄭修元、郭斌等人；担任主任的，有余樂醒、徐人驥、郭壽華、喬家才等人；担任主委的有李果誥、謝力公、姜紹謨、劉啓瑞等人。

當時，爲了有效的防禦敵軍優勢軍力的進攻，需要靈活而確切的軍事情報；爲了貫徹長期抗戰的國策，需要不斷的在敵後予敵軍以實質的打擊和牽制；爲了鞏固抗戰陣營的團結堅固，需要揭發漢奸和分歧份子的陰謀活動；爲了維護後方秩序與經濟安定，需要檢舉奸商的私肥誤國，監督水陸交通的暢利有效。這些，都是軍統局的主

要任務。

戴先生根據任務，重新部署外勤工作組織：在敵軍佔領地區，以佈置週密，消息靈通，保守機密，動作靈便爲原則；盡量增加單位數量，而精簡每一單位的人數。每一組織，大都配屬無線電台。

在作戰區域，以精幹的小組爲原則，特別選擇長於軍事的幹部担任組長，深入戰線，蒐集確實的軍事情報；如有必要，也可以與駐軍長官取得聯繫，一方面便利活動，同時也藉以加強情報的運用，爭取時間。但無線電台，必須有秘密掩護；以便萬一我軍撤退，仍能在當地立足。

在後方地區，以隨時準備應付戰爭環境與非常局面爲原則；除現有的公開名義單位外；另按地區的重要性質，增設一至數個秘密單位，作爲萬一該地區淪陷後的潛伏組織，照常工作。

此外，爲了隨時襲擊敵人，牽制敵人，與敵人爭取控制廣大的「面」，也在敵後地區增設行動爆破隊，游擊小組；在作戰地區增設游擊隊和鐵道破壞隊等武裝單位。再者，我國戰區廣大，交通阻隔；軍統局各種不同性質的組織分佈各地。爲了就近加強督導指揮，也在各重要地區，成立軍統局的辦事處，各省區成立省工作站；以爲中層單位；肩負指揮、考核、承轉與督察的責任。以上各種組織，至民國卅二年極盛時期，總共有七百零九個單位，五百六十九座電台，分佈於中國國內各地、南洋各地，甚至日本東京。若干重要的工作事項，詳見拙著「戴雨農與中美合作所」等篇文字。

### 奮擊敵偽維張聲勢

爲了支持日益艱困的抗日戰爭，維持淪陷區的民衆，因汪偽政權成立後，而仍然對中央政府的信心；以及對付敵偽特務機關對軍統局地下工作的積極摧毀，戴先生殫精竭智，督責所屬，沉着應付，發揮潛力。在全國各地，對日漸猖獗的敵偽間諜活動與敵軍的軍事目標，加以澈底的偵捕和猛烈的破壞。不但要求在實質上使敵偽受到嚴重損失，而顯示軍統局的反擊威力；同時，也用以造成轟動的聲勢，振奮國家的民心士氣。

當然，這需要經過一番艱苦的奮鬥；而其成敗的關鍵，就在民國廿九年與卅年之間。如不能在此時期從情報戰場上克制敵偽，穩處上風；則敵盛我衰，前途不堪設想。因此，戴先生於民國廿九年元旦，即手令勉勵軍統局全體同志：「以最大努力，健強組織，發揮力量。」

軍統局的同志在戴先生的勉勵指揮之下，都能瞭解時勢的嚴重，而奮勇突前，盡力以赴，因此，民國廿九、卅年間；南北中原各地，破機關、殺敵酋、毀軍實、斷交通、殲奸醜；到處呈現豐碩的工作果實，形成轟轟烈烈的聲勢；而也因此切實的發生了克制敵偽的作用。

上海淪陷後，有個叫錢人龍的漢奸（外號麻皮），甘心做敵特務機關的走狗，領導一部份爪牙，在英、法兩租界，專門偵查政府的地下工作，並且隨時引導捕房，搜查機關，逮捕人員。自民國廿八年以來，軍統局在上海的組織失事，幾乎都與錢麻皮有關，而且凶狠毒辣，手段殘忍。此人

同志，多方設策誅鋤，必得而甘心。民國廿九年二月廿五日，終於在上海仙樂舞場前將他擊斃。

福建，與當時敵軍所佔領的台灣，僅隔一海峽；所以日人早將其視爲勢力範圍，曾有扶持漢奸，成立「華南國」，脫離我中央政府，以遂其蠶食中國的陰謀活動；因爲戴先生有效的防阻揭發，未能實現。抗戰開始後，敵軍以廈門爲我華南主要港口，通往南洋必經的交通樞紐，同時也可用以進一步控制福建；所以首先攻佔金門、廈門。軍統局的泉州組，因爲金廈一帶，有很多在海外寄籍，從事工商業的華僑。爲了摧抑強敵的驕妄氣焰，振奮人心；特於民國廿八年三、四月間，以八十軍情報處的名義，招募熱血青年四十人，組成行動隊，予以訓練裝備。四月十九日，由王明來，陳大元統率，分乘大船四艘，乘大霧襲擊金門島，廿三時登陸，出敵不意，炸毀敵砲台，擊斃敵軍多名，奪獲輕機槍步槍多枝，安然撤回。行動人員鄭良，因破壞電線受傷不及同退，留金門化裝乞丐；在金門同胞的掩藏協助下，祕密送回泉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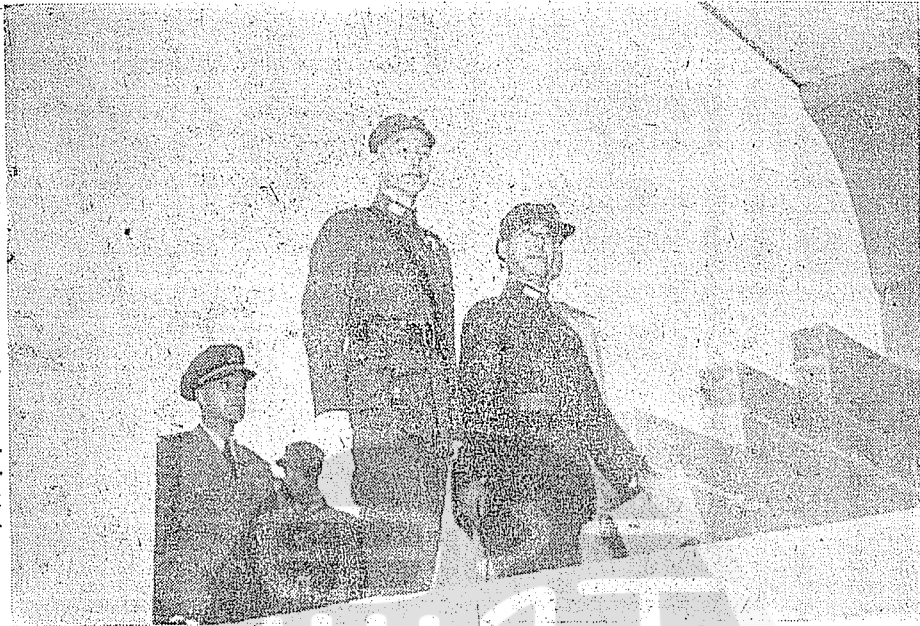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廿九年二月起，再接再厲，兩度襲擊金門，斃傷敵軍數百，破壞敵軍事設施；並且活捉僑金門警察署署長鄭壽臣，凱旋後在泉州正法示衆。由於軍統局同志連續三次渡海勇襲金門，都獲得成功；對海內外民心士氣的振奮發揚，發生很大作用。敵軍在我國的特務活動，利用我國戶籍登記不週，行動不受限制，以及中日人民膚色相同等特點；如水銀瀉地般的深入我內地。或則賄買漢奸，爲其爪牙；或竟由日人化裝華人，潛伏在

我軍事交通衝要地區，作蒐集情報等特種活動。

民國廿九年，軍統局的河南站，偵查到開封山貨店街，有一極重要的敵軍間諜機構，代名爲「西山公館」；係由敵主管華中一帶特務機關長及川貞作主持。乃派李憲斌同志滲入該館內擔任工作，探報內情。是年五月七日，河南站的行動組，在李的內應之下，潛入館內；當場將及川貞作，以及館內內勤負責人山本午，憲兵分隊長上村四郎等擊斃；將敵陸軍開封特務機關長高田與華人衛士婁季祺等擊成重傷。李憲斌與我行動同志吳漢國被敵捕去。敵軍華北最高指揮官多田駿，爲了支持漢奸組織，摧折我國內外的民心嚮望，混淆國際視聽；公開宣稱華北治安業已穩定。民國廿九年十一月，敵侵華總機構「興亞院」，特派多田大佐，及高月，乘兼悅郎兩中佐來華北「視察軍政」。軍統局的北平區行動組長麻克敵，（河北遵化人，曾任團長，以沉着勇毅爲戴先生所賞識）揣度計議：「痛懲驕橫的敵寇，喚醒日漸麻木苟全的民心；揚正氣，報國家，此爲最好的時機」。是月廿九日，高月，乘兼雙騎並出，在北平街道昂然行走，趾高氣揚。麻克敵以爲機不可失，乃小心尾隨其後，至東城根偏僻之處，突然奮起襲擊；雙槍俱發，高月伏誅，乘兼重傷，次日也不治斃命。敵軍受此打擊，由於事情發生在北平城內，不但難以自圓過去誇張之說，而且也沒有法向日皇交待，祇好關城門大加搜索。雖然後來麻克敵被捕，慷慨就義；但北方的民心，經此一擊，却也發生些振奮作用。

汪逆偽政權成立後，日敵立予承認，當任命

陸軍大將阿部信行爲全權大使，並與汪逆談判「日汪」之間的基本條約，決定于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卅日在南京正式簽字。戴先生從上海得到情報



戴笠將軍陪侍 蔣委員長蒞臨中美合作所 檢閱中美班學員時留影。

，敵僞高級人員將乘天馬號快車，由上海赴南京參加簽字典禮；乃下令蘇州站中途襲擊，以顯示我中華正義人士的嚴重抗議；並以實際行動打擊，配合言論的斥責。

蘇州站于廿九日派出一個行動組，到達李王廟附近埋置地雷炸藥于外埭塘地段。卅日九時，天馬號快車開到，担任按鈕的副組長詹宗像和隊員薛堯，計算時間班次無訛，立即按鈕起爆；快車觸雷爆炸傾覆。當場炸斃敵軍軍官大佐二人中佐二人，炸傷外交專員數人，其他情報人員多人。詹、薛兩同志，眼見任務達成，現場混亂，乃自鐵路以北隱匿之處向外移動，察看爆炸成果，被敵軍發覺，開槍射擊。詹、薛二人奮勇還擊，且戰且走，中彈成仁。

敵軍在華中一帶的特務活動非常積極，機構體系，也採用複線部署，各不相屬，除了上述已被破獲的「西山公館」，還有一個「仁義社」；由敵陸軍大佐皆川雅雄爲主任。他是敵軍多田部隊的參謀長，並兼任偽政權的河南綏署總顧問；肩負敵華中特務工作的全責，軍統局的河南站，偵察他的行踪，常下榻開封社下基七十九號；乃派出行動員數人，于民國廿九年十二月十九日進入開封，將其擊斃。我行動人員趙天剛、姚世德被敵軍發覺追捕；翻越城牆脫走，跌成重傷。

戴先生爲了加強發動華南方面的殺敵鋤奸工作，曾在他所主辦的臨澧特警班中挑選胆識兼優的廣東佛山人江志强，于民國廿八年底抵達廣州，組成行動組，配屬廣州站指揮。曾經于廿九年五月，爆炸偽廣州省政府成立大會的會場，炸傷僞省府人員廿餘人；繼而，再誅鋤僞花縣維持會會長曾光漢；予沐猴而冠的奸僞份子以迎頭痛擊，大快人心。民國卅年九月十七日，江志强爲紀念「九一八」國恥紀念日，決定在廣州全市，以敵軍事機關與偽組織爲爆破目標，分區實施大爆破。當日正午十二時，同時發難；此起彼落，斃軍官四、兵三、漢奸六名，傷敵軍廿餘名；毀機關多處。一時，轟動全城，居民振奮，敵僞胆寒。江志强等候各路同志安全撤離後，才準備退出市區，路經海珠中路與大新路時，遭遇敵憲兵盤查；江自揣萬難走脫，乃格鬥拒捕振動所攜帶的炸彈，與敵憲兵五人同歸於盡，壯烈成仁。

民國卅年十二月八日，敵軍偷襲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同時，敵軍也積極向南洋進軍，香港首遭攻擊；英國要求我軍能由陸上向九龍一帶對敵軍施壓力。敵軍爲了牽制我軍湖南部隊的南下，將在湖北有所竄動。戴先生得到情報，有滿載敵軍人員及軍火的火車一列，將於十二月某日某時，通過岳陽。於是急電軍統局的湖北破壞隊，屆時前往埋雷爆炸。結果炸毀車頭一、車廂九、斃敵軍官兵一百卅餘，傷一百八十；毀汽艇六十餘艘，皮筏三百隻，大砲五門，重機槍十五挺，其他槍枝彈藥極多。敵軍遭此意外打擊，祇好暫停竄動。